

詩人情報員異域蒙難

喬家才

農稔祥李都建的故事

刺劉少奇失敗被捕

在今天，全世界遭遇最悲慘，最不幸的國家，再莫過於高棉（也叫柬埔寨）了。先被棉共統治，大肆屠殺，再遭越共入侵，追殺棉共，所謂馬克斯的徒弟徒孫，互相殘殺，使高棉民不聊生。原有八百萬人口，現在連五百萬都不到了。這一切一切的後果，都導源於以前的統治者施亞奴的倒行逆施，媚中共所招致的。一直到今天，施亞奴仍在中共掌握之中，扮演着傀儡角色。

當毛澤東在中國大陸，三反五反、三面紅旗、大躍進、土法煉鋼、人民公社、批孔揚秦，鬧得天翻地覆，中國大陸老百姓被餓死，被奴役，被迫害，好幾千萬人被折磨虐殺，陷於水深火熱的時候，也正是高棉施亞奴媚獻中共最殷切的時

候。
中共「國家」主席劉少奇於五十二年（一九六三）偕外長陳毅訪問高棉首都金邊時，旅居高棉的華僑農稔祥和張霽芝，痛恨中共暴政，虐待大陸同胞，欲效博浪一擊，以震驚世人。他們準備於劉少奇到達金邊，下飛機後，在進城的路上

埋置炸彈，炸死劉少奇。這個計劃失敗了，劉少奇未到金邊，農稔祥和張霽芝就被逮捕了。但是金邊華僑要炸死劉少奇的新聞，很迅速的轟動全世界，已收到警告中共暴政的偉大效果。施亞奴為討好中共，宣判農稔祥和張霽芝等四人死刑，也引起全世界司法界所不齒。因為他們的罪行，不過是預謀殺人未遂，不論任何性質的國家，對於預謀殺人未遂，都不能判處死刑。施亞奴胡作非為的暴政，不但喪失國格，也導致了高棉今天的慘局。

這次謀炸失敗，對劉少奇個人而言，確是十分不幸。假使劉少奇在金邊被炸死，一個「國家」的元首喪生異域，總算是為「國」犧牲，在歷史上，將成為受人尊敬的人物。不幸他不死在金邊，而在他的親愛的同志毛澤東掀起文化大革命時，被江青的紅衛兵批鬥侮辱，說他是工賊、賣國賊、國民黨的特務，鬪垮鬪臭，鬪到慘死。劉少奇死得那麼淒慘，死得那麼窩囊，真是萬分的不幸。

張霽芝和農稔祥在高棉謀炸劉少奇，被判死刑一事，曾於中外雜誌七十年十月號三〇卷第四

期有所報導，本文僅述農稔祥李都建抗儼蒙難的經過，他們不屈不撓，視死如歸的精神，發揚了中華民族的崇高氣節和愛國熱忱，可為前文的補充。

農稔祥於民前八年，出生於廣西靖西縣，畢業於中央軍校南寧分校第七期。上海二二八事變，曾任十九路軍營長。抗戰軍興，參加軍統局的工作，受訓於湖南黔陽，後又參加參訓班。二十九年（一九四〇）秋分發一三五師工作，加強部隊謀報參謀業務。

三十一年（一九四二）軍統局成立中美合作所，三十二年湖南南嶽成立中美合作所第二訓練班，三十三年（一九四四）衡陽會戰，第二訓練班遷往廣西南寧，改為中美合作所第五訓練班，以徐光英為副主任，調農稔祥為總務組組長。後調充別動軍行動第三大隊隊長。

農稔祥在越桂邊區

抗戰勝利，農稔祥在越桂邊區工作。大陸變色，工作益形艱苦。此時廣西李都建女士，受中共迫害，逃離故鄉，流落越北，二人遂在諒山結

婚，患難與共。李都建幼年喪父，抗戰時期，隨母避難越北。抗戰勝利，返回故鄉，以為可以安居樂業，不意共產黨魔掌伸到廣西，她家列為富農而被清算，再逃越北，所以李都建痛恨共產黨，不共戴天。李都建十五歲喪母，孤苦零仃，自幼養成刻苦耐勞，獨立奮鬥的精神。與農稔祥結婚以後，經營小販，獲取極為微薄的利潤，但既可以幫助維持生活，又可作為工作掩護，對農稔祥的幫助非常大。

農稔祥李都建伉儷先在粵、桂、越三角地帶的先安、芒街、東興一帶工作，非常艱苦，活動了兩年多。後來共產黨的魔掌又伸展到這一帶，對他們夫婦非常注意，無法存身，乃逃到海防，繼續為保密局工作，他夫婦負責掩護海防的秘密電臺。法國在奠邊府戰事失利，簽定日內瓦和約。在法軍尚未撤走之前，海防社會秩序，已經非常混亂，盜賊竄起，公開搶竊，橫行無忌。

由海防西貢到金邊

惡運不放棄他們伉儷，一天夜裡，土匪衝進農稔祥夫婦的住宅，翻箱倒櫃，把他們所有的少數財物，搶掠一空，損失在美金兩千元以上，頓時變成赤貧。電臺藏在一個衣櫃內，報務員夜間出去，沒有回來。土匪要李都建拿出衣櫃的鑰匙，她怕電機受到損失，佯稱衣櫃係房東所有，鑰匙由房東自己保管。土匪不信，毆打逼索，李都建被打的遍體鱗傷。正好後街天主教堂響起曉鐘，土匪知道已經天亮，不敢再逼索，趕緊離去，電臺得保無恙。農稔祥夫婦忠負責任的精神，由

此可知。越共統治北越以後，情況非常惡劣，比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以後，還要嚴重。他們夫婦在海防又不能存身，祇好向西貢移轉。李都建的傷勢日漸惡化，劇痛難忍，乃住進法國駐西貢陸軍醫院開刀，始獲痊癒。四十七年（一九五八）農稔祥調往高棉工作，過了一年，李都建才從西貢到金邊，夫妻二人又團聚，共度中秋，農稔祥非常高興，寫七律一首：

碧雲如水月橫天，樓角蓬開賞月筵。
寓近皇城秋更肅，酒逢佳節杯應傳。
家因國慶家纔慶，月以圓圓月倍圓。
紅燭高燒香裊裊，相將團拜月中仙。

農李都建受刑不屈

五十二年（一九六三）四月二十八日，也就是農曆四月初五日，農稔祥因謀炸劉少奇被捕，由參謀部審訊。李都建第二天也被逮捕，小女莊儀不滿四歲，偕着媽媽開始了牢獄生活。李都建以為這次被捕，必死無疑，也就抱定必死的決心，一死以報國家。審問時，一問三不知，也就因此不能對她判刑。

法官問：「你丈夫叫甚麼名字？」

李都建答：「不知道。」她為甚麼這樣回答？因為農稔祥經常用化名，這次在金邊被捕，她不知道用甚麼名字，恐怕說不對，會增加麻煩，乾脆來個不知道。

法官問：「做妻子的，連丈夫的名字都不知道，真是豈有此理。」

李都建說：「我們家鄉習俗，妻子尊稱丈夫

為「阿哥」，不許呼名道姓，所以我不知道。」李都建的回答似乎有些強詞奪理。

法官問：「你丈夫做甚麼事？」

李都建說：「做生意。」

法官再問：「商店在那裡？店名叫甚麼？」

李都建說：「我整天生病，呆在家裡，既不

上街，又不過問生意，所以不知道。」事實上農

稔祥根本沒有甚麼生意，李都建那裡能回答出來

。法官不相信她的供詞，以為她在耍刁，沒有

再問，給她紙和筆，要她寫自白，以測驗她的知

識程度。李都建裝做鄉下女人，毫無知識，既不

認識字，更不會寫字的樣子。她左手拿筆，抖抖

撇撇，不知怎樣在紙上書寫。這一場表演很精采

，法官以為她沒有知識，真不會寫字，沒有再追

問，才度過被捕後的第一關。實際上，參謀部對

於這個案子，並不像施亞奴那樣重視。

李都建經過宋仁只、谷堆兩處警所，被連續

拷打刑訊，最後移到偵察樓。這是一個毫無人

性，非常殘暴的機構，食物粗劣，難以下嚥，又

不允許外面接濟。他們以為李都建沒有口供，囚

禁在一個小黑房裡，接二連三逼供，被拷打的皮

破血流，她仍舊是一切「不知道」。最後用電刑

詢問，她暈厥過去，始終問不出甚麼，但是經過

一個月虐待，已經被折磨得不成人樣子，最後以

從犯罪名送落波集中營錮禁。

波波集中營離金邊西北三十餘公里的山中，

林木茂密，交通閉塞不便，由偵察樓直接指揮。

許多無罪或罪輕的人，都拘留在這裡。集中營生

活條件很差，再加毒蛇咬蟲為害，缺乏醫藥，所

以死亡率極高。既然無罪，就應該釋放，為甚麼又要拘留於沿波集中營呢？這也說明施亞奴統治的國家，是一個無法無天，黑暗到極點，腐敗到極點的國家。

獄中難友同祝國慶

因為炸劉少奇一案，施亞奴的柬埔寨政府一共捕了二十二人和兩位家眷。二十二人中間，十三人宣判無罪；張霽芝、農稔祥、張達昌、陳德安四人宣判死刑；梁明、文錫齡、彭發生三人判了無期徒刑；翁詩清、朱可暢二人判了二十年有期徒刑。判刑的九人由婆羅軍人監獄移押於中央一監獄，翁、朱二人罪輕，住大敞房，其餘七人押進黑房。監牢裡所關的人，形形色色，非常複雜，有中國人、有越南人、泰國人，還有反對施亞奴的自由高棉人士。有共產黨分子，又有反共產黨人士。

共產黨分子雖在監牢裡，仍舊有組織，以研究束文為名，實施訓練，也等於小組會議。張霽芝和農稔祥看見共產黨有組織，盡力拉攏難友，擴大共產黨的影響力量，覺得自己同志也應該組織起來。張霽芝本來居於領導地位，為人正直有風度，盡力幫助別人，信仰又堅定，為多數同志所信賴。他為了瞭解各人對國家忠貞與否，曾徵詢各同志的意見，願意保持原有組織關係者，請簽字。結果，九個人都簽了字。

農稔祥對張霽芝領導有方，甚表讚佩，於其手冊上，書贈六句話：「如鐵之固，如絹之素；磨而不磷，涅而不緇。任勞任怨，志節可師。」

然而沒有農稔祥的忠貞不變，堅強不屈，則張霽芝的領導就不能鞏固。張霽芝和農稔祥在金邊中央大監牢八年，每逢雙十國慶和先總統蔣公中正誕辰，在監牢裡一定要舉行慶祝會，張貼慶祝標語，慶祝加菜。起初祇有反共人士支助參加，後來接近共產黨的人也參加了。越南、泰國籍的難友，更是樂於參加捧場。監獄的管理人員，鑑於這些中國人被判死刑和無期徒刑，不但不氣餒，不畏懼，而熱愛國家，信仰領袖，情緒熱烈，絲毫不減，非常敬佩，所以他們每次請求舉行慶祝會，沒有不批准的。相反的，共產黨也舉行他們的慶祝會，可是參加的人越來越少，寥寥無幾，以後乾脆不再舉行了。

越南難友看見中華民國的受難者，對於國家這樣熱愛，於是每逢越南國慶，也舉行慶祝，張霽芝和農稔祥在經濟上予以支援，農稔祥又贈詩點綴：

越華唇齒兩相關，若使唇亡齒亦寒。
 犄角之援能克敵，同舟共濟可平灘。
 千戈指向狼煙滅，士馬驅來草賊殫。
 今日欣逢貴國慶，廢歌物阜與民安。

集中營的苦難生活

集中營既非監獄，又非看守所，祇要有錢，買通管理人員，就可以離開沿波。農稔祥和張霽芝雖然身在中央大監獄，無時無刻不在為營救李都建母女早日脫離苦海想辦法，但被一個把持住錢的狠心人阻撓，拖延了好幾年，令人憤恨。

李都建在集中營，也和管理員談妥，祇要付

一萬五千元，就可開車把母女送到邊界，等她們安全進入越南境界，再報告她們逃脫。因此，李都建非常高興，籌措一萬五千，並不太難，以為自由在望。集中營有一位偷渡入境的越南華僑馮鴻儒，已相當自由，可以去金邊。李都建托他帶小女莊儀去金邊，找掌管錢的拿錢，她却把持住不放鬆，推三阻四，一文錢也不給，因而告吹。農稔祥每逢收到臺灣的接濟，都分出一部份，託在押同志眷屬代為寄給李都建母女，前後有東幣三萬元。這些人口頭或寫字條，都說錢已轉到了。後來有個難友蘇振初由沿波集中營移解中央大監獄，告訴他：「李都建身弱多病，又無家人接濟，生活萬分痛苦，不因病死，也會因營養不足而致死。」農稔祥才知道以前託人代寄的錢，都被中飽了，人心不古，到這種地步，想到妻女在集中營過的苦難生活，真是欲哭無淚。

集中營的囚糧，每人每天兩牛奶罐沙的陳腐紅糙米，淘淨以後，祇剩一罐，不足一人食用，而莊儀沒有囚糧，供給母女兩人食用，所以食不能飽。每五天才給一碗惡劣的鹹魚雜菜，祇好由莊儀到野外採摘野蔬，又無油鹽。李都建白天做八小時苦工，晚上替有錢的難友洗衣服，賺點錢購買油鹽。

有個毫無人性的淮尉管理員，有個週歲的小孩，要李都建看護，又要供給他一家每天的用水。小孩偶然啼哭，便對她母女鞭打腳踢，真是度日如年。後來多數難友以她體弱多病，向管理局請求免役，才准改做輕工，放寬行動。有時問替人家摘棉花，每天可賺十多元，生活得以改進

中，而得苟延生命。最後翁詩清的太太那桂香到滬波探望李都建，進行營救，才獲得釋放。而進入越境鴉片橋頭，因為證明身份的文件，幾經折騰，才到達西貢，得返臺灣。

蒙難詩篇感人肺腑

農稔祥是位詩人，自被捕，時經八年，做了不少詩。他是五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被捕，以「四月廿八號蒙難記」為每一句詩的頭一個字，寫了一篇五言律詩：

四海飄零客，月華自悄然。廿年曾汗馬，八載蕩狼煙。號角誇騏驎，蒙頭聽杜鵑。難忘風雨夕，記取無情天。

又寫了幾首七言絕句，以記被捕及移轉的情形：

其一

時維四五近黃昏，暴客憤臨強主關。予取予携隨所欲，妻孥一概作囚論。

其二

五七移居坡士間，柳營人訝競窺顏。炎炎紅日當空下，人自操勞我自閒。

其三

長衫短劍舞秦庭，慷慨激昂不世經。豪放舉杯沙際別，歌聲洋溢水流聲。

其四

紛然衆庶痛秦兇，孰與荆軻慷慨同。凜凜圖窮匕乃現，臺泉飲恨舞陽庸。

其五

飯包荷葉味殊香，此是皇家特惠糧。佐饌不離魚蝦蟹，比諸公社無油強。

其六

且暫息交與絕遊，閉門謝客作清修。不聞世事如聾聵，免使心神分外憂。

移押軍人監獄有感

其一：帶上手鐐

奮越摩天萬仞山，誰知滯足虎牢關。入鄉隨俗改裝束，卸下金銀帶鐵環。

其二：惠轎床帳

敵友分清具遠眸，奉行中立計詳週。心懷仁惻輸床帳，置腹推恩及下囚。

其三：中秋即景

客歲中秋賞月圓，家人歡笑語聲傳。今宵蟄伏鐵窗下，愁聽悲鳴血杜鵑。

被捕的同志中，有些人意志不够堅強，時表悔恨，抱怨張羅芝和農稔祥，相互猜疑，令人感歎，作五律兩首：

其一

輕身入虎穴，為國非為功。口硬心猶硬，人窮志不窮。

報顏見父老，赤膽對天公。生死原常理，言行貴始終。

其二

從容就義易，度日如年難。對質嘔心血，

措詞秉肝膽。

彼雖狂刺語，我則莊嚴顏。不企攀親戚，何虛問暖寒。

移到軍人監獄，宣判死刑，有感而作：

案情不自查根因，節外生枝媚外賓，國際法科明載籍，何須歪曲騙輿論。

又

銜命南渡險重重，深入龍潭虎穴中。空自揮椎傳博浪，愧無獻馘奏虜功。

過橋陰策抽板計，落井猶加下石工。素味生平能仗義，疎醒涸鮮見高風。

判刑以後，移入中央大監獄，作詩三首：

其一

御人車載赴金河，楚客寥寥甲士多。垂柳露零還惜別，不堪回首望婆羅。

其二

九子聯登火礮山，一層似比一層難。登峯自有黃天照，道蕘環伺不足患。

其三

鐵門深鎖一重重，兄弟連房語不通。散步環肱驚路目，睡眠鑄腳餒蚊蟲。

愛憎任自無聲色，寬緊依然不動容。此是英雄修鍊地，臥薪嚐膽一般工。

五十九年（一九七〇）三月十八日龍諾將軍推翻施亞奴專制政權，我駐越南大使館董崇山公使到金邊，和新政府交涉，農稔祥等九人始恢復自由，回到臺灣。